



遲來的愛情

岑凱倫著

香港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《迟来的爱情》

内容简介

美丽纯情的少女小青有一个梦幻般的爱情故事，每一个爱情故事都象五彩缤纷的万花筒，她曾经有过浪漫的爱情，她总觉人生的爱是那样艰难，苦中有甜，甜中有苦。

如果每位少女希望得到心中的白马王子，那么如梦如痴的热恋就象兰色的小精灵扰挠着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。

情与仇、爱与恨、恩怨情仇何时了，人生本是一场梦，盼望等待迟来的爱情。

迟来的爱情

法庭里。

缓慢庄严的从法官休息室走出来。坐在属于他的座位上，像两年来的每次坐庭审讯一样。就要开庭了。

被人誉为“正义之拳”的孙怒，是当今最负盛誉的法官。虽然两年前他才从学校的课室迈进法律界，但他所做的一切，足以承受“正义之拳”四个字而无愧。他的确像一个紧握着满有力量的拳头——正义的力量，打击那黑暗的、不平的、怪异的、污秽的、罪恶的一切。

在今日这个有些畸型的现实社会里，在金钱第一的形势下，在官官相护、权势强过法律的情形中，孙怒所做的，无异是逆水行舟，更被一些所谓“识时务者”目为傻子。不是吗？这个年头谁不先为自己的荷包和地位打算？为正义，谁说不傻？正义只不过是两个字而已，何必真要动手做？

孙怒真是傻子吗？

他端坐在法官席上，锐利，坚定得近乎冷漠的明眸向台下每个人射去。他是冷漠，而且严肃得似乎永远看不到他脸上有任何表情。以他的年龄——看来大概有二十八、九岁，根本不该是这

样的。他该欢笑，该快乐，该有青春，该有爱情，但是——他不，他冷漠，严肃，所有的一切属于年轻人的，都不属于他！

他似乎历尽沧桑，是吗？可能吗？一个才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？

今天审讯的是一件黑社会迫良为娼的案子。警方几乎已收集了所有的人证、物证，是一件根本不必再审就该判罪的案子，嫉恶如仇，他对这种丧尽天良的人绝不会轻判。他轻轻敲了两下槌子，审讯开始了。

第一个被宣上庭的是一个女孩子。她是被害的人，也是警方是主要证人。

听到检察官念出证人的名字——钱雨，钱雨？！他心中再重重一震，钱雨？！是相同的名字？或是相同的人？钱雨？！是记忆深渊中的两个字，钱雨？！

孙怒的表面上虽然还是那么冷漠、严肃的内心却翻腾得厉害。钱雨，这曾经对他有过特殊意义的名字，若是同一个人，那么——那么——证人？那她就是被害者了？

她那个被父母抵押给黑社会当娼妓的女孩子了？他努力镇定自己神经，他不愿却无法不把视线移到钱雨脸上，那不证实的事竟那样明确的摆在眼前，这个钱雨就是那个钱雨，同的名字，同样的面庞，同一个人！

一霎那间，孙怒似乎被铁锤打中心口，血液上涌，心脏剧跳，视线模糊。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事实。那个钱雨，那个骄傲，虚荣目空一切，又深深伤害——不，激励了他的钱雨，竟会是这件丑闻案的被害者。他心中不知是怜悯，是可惜，是遗憾，还是痛恨，连他自己也分不出是什么样的复杂滋味。

他望着钱雨，钱雨也望着他，显然的，钱雨并没有认出他来。她是以一种畏惧法官的眼光对着孙怒——或者不是对法官的畏

惧，而是经历了那一场被迫的人尽可夫的浩劫，她变了，变得畏惧这个世界了。

不只她的内心改变，她的外表——二十五岁的年龄，不该憔悴枯干得那么离谱，她的眼光无神，面色菜黄，再加上那身俗得可厌的衣服，孙怒不自觉地皱起眉头，她——真是钱雨？

钱雨！

一下子，他的思想飞得好远，好远，远得越过了时间，越过了空间，那根记忆的神经被触动，那血淋淋的痛苦往事一下子浮上来，那是一个恶梦。

不，或许不该说恶梦，该是一股力量，一股激励他，改变他，再造他的大力量。

是力量！

台北大桥附近，延平北路底，许多古老的楼房之一，孙良随着他的母亲，还有弟弟孙善和妹妹孙青同住。

整幢三层高的楼都住着孙家的人。一个屋顶下虽然都是姓孙，却不和睦，连表面的假和睦都没有。是一个已在衰败的大家族！

这个家族的人虽多，却并不复杂。祖父已去世，留下两个祖母各有两个儿子。孙良的父亲是正室所生，排行最大，三个弟弟中倒有两个同父异母的。奇怪的是就连弟弟与他之间，都不和睦。

缺少和睦的家庭兴旺不起来。孙家，就像他们的祖屋般渐渐残旧，破落了。

那年孙良十五岁，孙善十二岁，小青也七岁了。天真的孩子哪能知道家庭的败落，和大人们脸上的阴影？过年，对他们来说，简直是那天下最开心的事了，就算平时打打闹闹的堂兄妹，也都暂时放开争执，欢天喜地的在屋外玩耍。那种有新衣美食的盼

望，使那些欢笑的脸儿都特别动人。

孙良、孙善、小青和堂兄妹，还有邻家的孩子钱雨、钱斌兄妹玩得兴高采烈。十五岁的孙良虽沉默害羞又胆小，却对活泼、开朗又漂亮的十二岁钱雨特别好。他是早熟，那张清秀的脸儿虽爱发红，深邃的黑眼睛却露出太多的感情。十五岁的孩子对爱情似懂非懂，然而，对喜欢和厌恶倒也分得清楚。钱斌比孙良小一岁，是钱雨的哥哥，长得也漂亮，但是孙良总觉得钱斌的眼睛狡猾，他不十分喜欢钱斌！

孙良是个温顺的男孩子，就像他~~的~~名字，他也善良。这两天父亲在生病，病得似乎很严重。他不知道父亲是什么病，但妈妈的神色和眼泪使他担心，于是，他带着顽皮的孙善和固执得像条小牛似的小青出来玩，免得在屋子里吵了父亲。

孙善不及孙良清秀，却是个十分聪明的孩子，三兄妹中，以他最“精”。不过，他的聪明不用在正途上，不爱读书，玩乐的事却是十分在行。

小青呢？这个才七岁的小女孩真有点令人担心，她长得十分漂亮，漂亮得像个男孩，走起路来好神气！只是，她固执，她倔强，她刚烈，虽是小小年纪，却十分能坚持己见，遇到堂兄姐欺负她时，明知不敌也要拚个头破血流，而且绝不流泪。

孙良很为小青担心，女孩子应该温顺点儿，怎能这个样子呢？可是，内心里他倒也很以小青为傲，有些他们男孩子不敢做、不敢反抗的事，小青做得一点也不错呢！

照例，当孩子们在门前玩耍时，孙良只在旁边默默的看着，他觉得自己是大孩子，不便再加入这种玩乐游戏。静静的在一边，一方面照顾弟妹，一方面他永也不敢说出来，能看看钱雨那张漂亮的脸儿，他就快乐！

突然，小青尖叫起来，打破了孙良的沉思。唉！二房的孙强

又欺负小青，孙强已十六岁，比孙良还大一岁，却老爱恃强欺人，尤其是对小青。或者他看见小青越是刚烈，倔强，他欺负起来越是痛快过瘾呢！

“你为什么打我？孙强！”小青大声叫。

“打你这小丫头又怎么样，？不服气来跟我打一架啊！”孙强笑谑着，一副瞧不起人的模样，似乎说：看准了你不敢。

小青的小脸儿发青，黑眼珠定定地瞪着孙强，好一会儿，她突然冲上去，对着孙强又打又踢又咬，似乎拚尽了全身的力量。

孙强不防她有这一着，一时之间倒也摔不开她，又惊又怒，尤其在钱家兄妹面前，似乎还有点失了面子，他涨红了脸，用力扯住小青的长头发。

“你这死丫头，你找死！”他大喝，再不滚开老子一拳打死你！”

小青全不理，像个发怒的野猫，竖起了全身的毛，作全力的搏斗，毕竟，她的对手是个十六岁的男孩，她就算尽了全力也是以卵击石，孙强的拳头已毫不留情地落在她身上。换了别的孩子，怕早已大哭大喊，她竟一声不响的扳着铁青的脸，不哭，不哼，不求饶。

四周的孩子哄然大笑，小青一向是他们欺负的对象，今天的情形，他们只当作看一场戏。

孙善已涨红了脸，咬紧了牙捏紧了拳头。只是他明白他去帮忙也不济于事，他不是十六岁的孙强的对手，他上前，不过多一个被取笑的对象而已！他愤怒，他激动，小青是他的妹妹啊！

他把视线投向一边的孙良脸上。孙良和孙强差不多大，差不多高，孙良出手，孙强必然不敢再逞强，可是——他多失望。孙良，他的哥哥竟露出怯弱、畏缩的神色，讪讪的正想走开呢！

“哥哥，你不管孙强欺负小青？”孙善忍不住叫起来。他心肠

好，已急得快哭了。

孙良停止了要离开的脚步，神色更不自然了，他看见所有的孩子，包括钱雨的视线注视他，似乎在嘲笑他的懦弱。别的人他不在意，只是钱雨——他受不了钱雨的眼光。但是，他怎样管孙强和小青的事呢？他憎恨打架，厌恶暴力，何况，孙强虽是不该，小青也有不是，他不愿管这种事，他痛恨看见这种事！

“哥哥，你管不管？”孙善尖叫起来。

小青已被孙强抓小鸡般的拎起来，他一边打她，一边还摇晃她，她除了挣扎得手舞足蹈之外，简直没有还手的力量，小脸儿益发铁青了。

孙良几乎是逼的，不得不走过去。

“孙强，你放下她吧！”他用求恕的口吻。

“为什么要放下她？是她先打我的！”孙强横蛮地说。

“明明你先打她，你又比她大那么多！”孙善在后面叫。他已忍了多时，再不出声他会爆炸。

“走出来，让老子一起教训你！”孙强恶狠狠的。

孙善不笨，他当然不会走出去白白挨一顿拳头；却又忍不下那口气，只好把全部报仇的希望寄托在哥哥身上，孙良只要肯出手，绝不会打不过孙强的。

“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”孙善仍躲在后面叫。“你这死太保，你敢跟哥哥打？”

孙强轻视地笑起来。那种笑容明明显显的表示着看不起，换了任何一个其他的人都会受不了，偏偏孙良仍然是那副令人火冒三丈的窝囊相。

“孙良，你敢和我较量吗？”孙良心平静气的，“你放下小青，好吗？”

孙强看看手中的小青，将其扔在地上，小青明明摔痛了，仍

旧不吭声。孩子们看看孙强，又笑起来，包括那个钱雨。

孙良看小青一眼，终于不声不响地走了。孙善要他帮小青，他帮了以后就没他的事了，不是吗？

孙善恨恨地跺跺脚，哥哥真没出息！，他扶起了地上的小青，忿然离开这一群玩伴。他绝不像孙良那么懦弱怕事，欺负他们的，他终有一天——要报复的！

“你小心，孙强。”孙善走远了才叫，他明白不吃眼前亏的道理。“终有一天我会长得比你高，终有一天我会打得过你，我一定要报仇！”

孙强毫不在意地回报以一串嚣张的狂笑。在孩子群中以拳头出名的孙强，怎么会怕那三个软弱的兄妹？

“我等着你，孙善！”孙强叫。

孩子们气忿时的话往往不被重视，只不过气话而已不是吗？然而，这些气话就往往影响了日后他们心理上的发展。

孙善咬咬牙，为孙强的轻视而加强了自己的决心！他一定要打倒孙强！他们已受了孙强太多的欺负，若是哥哥能刚强些。唉！他的哥哥！

刚刚步回旧祖屋的石阶，才进屋的孙良冲了出来，他似乎受了很大惊吓，那张本来清秀的脸变得好苍白，好张惶，他一下子抓住孙善和小青的手。

孙善和小青只知道父亲病了，吐血是什么？他并不明白其严重性。看见孙良的神色，他们开始有点慌张，一言不发的随孙良奔进屋子。

屋子里的气氛使小小的小青都为之一窒。妈妈在床边流泪，街上的陈医生也请来了，正神色严肃的替父亲诊视。二叔、三叔和四叔以及婶婶们都在，就连两位素来不和的祖母，也同时出现在老屋里。这表示什么？父亲病危？小青不清楚。十二岁又特

别聪明的孙善却明白，突然间，他心中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巨大恐惧。转头看孙良，那一向软弱的哥哥已在流泪了。

大人们的神色都那么沉重，难道，难道父亲真不行了？

偷偷朝墙角一看，那一盆怵目惊心的红色——是血——父亲吐的血吗？生病的人脸色本来就不好看，父亲的脸争简直——简直就是姜黄色，而且，紧闭着眼睛，连呼吸都那么微弱，那种巨大的恐惧在孙善心中扩大，扩大，他下意识的退一步，靠着孙良。

但是，孙良并不是个很好的依靠，他似乎自己也茫然无助似的发着抖，他似乎自己也需要找依靠。

这一霎那，孙善更不满意这个哥哥了，从来没有一个男孩会这么懦弱的。沉默，胆小，怕事，还特别爱流眼泪，和那个动不动就挥拳头的孙强相差何止千里？想到孙强，心中的仇恨又迅速上升，终有一天他会报仇，终有一天……

陈医生不知对妈妈说了什么，声音很低沉，听不见，却见妈妈哭得更凄惨了。大祖母——父亲的生母，也放声大哭起来。一向不大出声的二叔皱起眉头，对墙边的三个孩子招招手。

“过来，你们三个！”二叔说。

二叔的神色很不好。孙良、孙善、小青都屏着呼吸，怕惊动床上的父亲似的走过去，他们三兄妹都怕二叔，虽然二叔是父亲的亲弟弟，对他们却不客气，尤其二叔还是孙强的父亲。

站在床边，父亲可怕的面容就更清晰了。紧闭的眼睛深陷，唇边的肌肉收缩，露出两排微微突出的牙齿。嘴唇是紫酱色，有一种恐怖的感觉。三个孩子都不敢多看，连忙垂下头。

“跪下来，给你们父亲叩头，谢他养育之恩！”二叔沉重的说。

那沉重的声音十分有力，三个孩子想也不想地跪下来，他们已完全被那哭声，那气氛所镇慑。

“叩头，谢恩！”二叔再说。

就在他们三个孩子刚刚把头低下去的时候，妈妈发出了一声尖锐得使人毛骨悚然的叫声，然后，哭泣声，叫声，说话声，忙乱的脚步声淹没了一切，连跪下谢恩的三个孩子都被遗忘了。

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天塌了吗？

没有人吩咐，孩子们跪在地上不敢起来，被大人们挤在中间，又是推又是拉，遮住的景象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几乎有半个世纪那么长，孩子们都跪得僵了，麻木了，忙乱的大人们才散开。

那真是吓人的景象。

父亲僵直的躺在床上，妈妈已哭昏在一边，陈医生正在给她嗅盐，大祖母被扶在一边的椅子上坐着。二叔，三叔，四叔都垂手肃立，他们脸上虽没有眼泪，却沉痛得很，那是——那是——

孙良又在流泪，他总是流泪。孙善心中空荡荡，茫茫然的，连流泪的事也忘了。小青却圆睁了一对漂亮、疑惑、不安的眼睛，却又忍耐着。

还是没有人记起已跪得像泥人般的孩子！

除了大祖母和妈妈，还有谁真为父亲的事那么伤心？他们那么站着，沉痛的神色，也是造作出来的，难道孩子们会看不出？

平时那么冷淡，那么勾心斗角的人，会真伤心？

妈妈被救醒，又是一阵子哭喊，然后，哭声渐低就成抽搐，再然后，妈妈发现了可怜的三个孩子！

妈妈似乎在狂乱无助中找出攀援，她扑向孩子，一把抱住了他们三个。

“孩子啊！可怜、苦命的孩子啊！”妈妈歇斯底里地喊着，哭着。“你们的爸爸死了，留下我们几个，孩子啊！我们怎么办啊！”

这是妈妈的心声，妈妈的恐惧，是吗？是吗？立刻，这种恐惧传染了孩子。他们心中都在想，我们已经是可怜、苦命的孩子了，

我们不再有父亲，我们不再有帮助，我们会穷苦，会——会怎样？没有饭吃？

对孩子来说，没有饭吃比什么都可怕，甚至比父亲去世更可怕。尤其是小青，她根本不清楚什么是死亡？父亲不是和平日一般躺在床上吗？除了脸色难看一点之外，没有什么不同啊？但是，没有饭吃——她看看两个哭泣的哥哥，看看哭叫得脸都变了形的妈妈，她也跟着哭了起来——哭得连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！

就这么昏天黑地的抱头痛哭着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也不觉得饥饿、疲倦，直到屋子里突然安静下来，是安静，除了哭泣的他们外，再也没有一个其他的人了。

什么时候走的？连大祖母都不见了，那些人——就任他们这样哭泣？连声安慰、劝解都没有？是什么亲戚呢？尤其是二叔，他是父亲的亲弟弟啊！

父亲的尸体仍然停在床上，难道他们就任由他这么躺在那儿？不会吧！就算大家平日并不和睦，又明争暗斗，人死了，不可怜死者也得可怜那些孤儿寡妇啊！

但是——

直到深夜，直到第二天的早晨，没有人再进来过，一个也没有！

似乎是父亲一死，孙家就不再把他们看成一家人了。

这一夜是孙良母子这一生中最冷酷，最难熬的一夜。母子四人守着那具冰冷的尸体，又冷又饿又怕——无论是谁，总是一具尸体。起先，他们还盼望着大祖母或二叔会来，其他人不说，他们是亲生的，至少该有些手足、母子之情。越等越失望，越等越冷。到最后天亮时候，他们的心都冷了。

母亲只是哭泣，孙良也只会陪着哭，小青坐着发呆，只有孙善，他又急，又恨，又担心，怎么是这样的呢？住在这幢旧祖屋的

人，难道一点同情心，一点人情味都没有？帮个忙，处理了父亲的丧事，对他们不会有丝毫损失啊！

然而，他们就是不肯伸出援手，是自私或是怕出钱？还是嫌麻烦？他们的亲情呢？人性呢？冲动的孙善再也忍耐不住，他跳起来冲出房门，一口气奔到大祖母的房里。祖母还在床上，却是醒了。

“祖母。”孙善叫。十二岁的孩子直率得很。“为什么没有人管爸爸的事？爸爸——不是你的儿子吗？”

祖母显然十分悲伤，而且，她是老了老得没有精神，也没有耐性，似乎——连爱心也消失了。

她挥挥手，有点心不在焉。

“找你二叔去！”她说。

“我不敢。”孙善直言。“二叔不会理我！”

“去吧！就说是我叫你去的！”祖母在床上不动。

孙善嘴唇动一动，想说什么，终于忍住了。他转身走出祖母的房间，倚在外面的墙上默默地哭起来。

谁来帮助他们母子呢？祖母那样——能说她是寡情吗？是因为她做了太久的寡妇，生活冷清而变得无情？只是——无论如何，不该如此对待自己的儿子啊！

孙善哭了一阵，抹抹眼睛，听见一阵脚步声，抬起头，看见二叔走过来。

“咦？大清早在这儿哭什么？”二叔未出声先皱眉，一副极不高兴的样子。“也不陪你母亲去守灵？”

“我们守了一夜。”孙善收敛了哭声。“祖母叫我找你帮忙！”

“要我帮忙？”二叔显然很不愿意。“要我帮什么忙？”

“爸爸的尸体不能一直放在屋子里！”孙善说。从小，他口齿伶俐，又最聪明，胆子又比孙良大，他们家里的事，他倒管得不

少。

“那好，”二叔考虑一阵。“我去找几个道士来，让你妈自己告诉他们要怎么办，再替你父亲买口棺材，反正祖坟上还有空地，就葬在那儿吧！”

二叔说得很冷酷，一点也不像死了哥哥的样子。

“就这样？”孙善怔怔地问。

他是觉得太简陋，别人家做丧事，不是挺热闹，挺慎重的吗？难道爸爸和那些人不同？

“你还想怎么样？”二叔更不高兴了。“你妈愿多出一点钱，铺张一下也无妨！”

孙善不再言语，转头就走。

这个孩子对“钱”字很敏感，十二岁，他已经知道金钱的重要。爸爸从来不曾富有过，妈妈手上自然不会有什余钱了，二叔的话——明明是讽刺，嘲笑吧！

第一次，孙善开始痛恨这个大家，这个家庭中的每一个人。他更有决心的告诉自己，他要报复，终有一日他要报复，对每一个冷酷的人！

回到房里，妈妈和孙良仍在哭，小青仍在发呆。一下子，孙善心中涌起大片反感，妈妈和孙良只会哭，哭有什么屁用？为什么不想个办法来解决事情呢？尤其是孙良，哭得没有一丝男孩子味道，这个哥哥，简直比女孩子更不中用。难道他们就任父亲在屋里放一辈子？

反感一上来，再也忍不住要爆炸的脾气，他咬着牙，一口气冲出大门，若是可能，他愿一辈子再也不回这古老、无情的地方。

大门外遇见钱斌，那看来狡猾又轻浮的孩子。

“孙善，你父亲死子，是吗？”他问。

孙善不答，还在对自己发脾气。

“让大人去处理丧事吧！”钱斌的声音中有少见的诚恳。“你也别伤心了，反正人死也不能复生，是不是！”

孙善看他一眼，从来没喜欢过钱斌，今天却觉得他并不讨厌。

“我带你去散散心，好不好？”钱斌又说：“我有一群朋友，就在附近，他们都是很讲义气的人，我知道你也义气，他们一定欢迎你！”

“就在附近？”孙善心动了。

他正想散心，远离这可厌可恨的孙家能有一群义气朋友——那倒真是一件很好的事。想不到钱斌竟是很不错的朋友呢！

“就在转弯那条死巷里，平常那儿没有人，我们多半在那儿见面！”钱斌笑了。他那笑容里并不真诚。可惜十二岁的孙善看不明白。

“走吧！”孙善说。

两个孩子并肩去了，孙善只想散心，认识一些义气的朋友，谁知道，他已开始走崎岖的道路了。

他们刚走，孙良从屋里追出来。

“孙善，孙善！”孙良的泪水未干，声音也充满了浓浓的哭意。“孙善——妈妈找你！”

孙善已走远了，哪儿还有他的影子？

“孙善和我哥哥走了。”娇娇嫩嫩的声音，是钱雨。“找他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——”孙良不安的揉揉眼睛，在钱雨面前，他是手足无措，浑身不自然。

“我听见他们说你爸爸去世了”。钱雨说话很有条理。“你别太伤心！”

“谢谢你，我——会！”孙良垂下头。钱雨一句充满感情的安

慰话，使他又忍不住流下泪来。

“要不要我帮忙？孙良！”她又问。

她和孙善同年，却比孙善成熟和懂事多了，或者因为是女孩子吧！

“不，谢谢！”孙良连头也不敢抬。“没有事我进去了，妈妈和二叔在等我！”

钱雨点点头，目送着孙良走进去。

她知道孙良喜欢她，对她很好。孙良的眼睛不是总跟着她转吗？而且，她喜欢孙良的清秀，若不是他太沉默怕事，他真是十全十美了，她想。

小孩子的感情纯真得很，喜欢讨厌都是直觉的，绝不会参杂其他的因素，然而，这种感情会持久吗？会吗？像孙良和钱雨，他们会这么互相关怀着，一直到他们长大成人吗？

不知道，没有人能预测以后的事，即使是明天的！

三年了，日子虽然困苦，却仍然过去了。

孙家——孙良、孙善和小青的家，三年中的改变却是那么显著。

父亲留下不多的钱，在三年中渐渐地用完，孩子都小，最大的孙良才不过高中刚毕业，叫他们怎么办？何况，孙良还是那么懦弱，无用！

妈妈去接了一点手工回来做，那是一家小型裁缝店的衣服，她帮忙缝缝边，钉钉扣子，镇镇钮口什么的，赚小量的钱来贴补日渐拮据的家用。

妈妈身体不好，常常做到深更半夜，再加上日间操劳，就更加苍老，瘦弱了，父亲死后，她的笑容没有了。四十岁的妈妈并不算老，她看来却像个五十多岁的老妇。

最让她担心的，是顽皮的孙善和倔强的小青，这两个孩子似

乎都有自己的主张，我行我素的不听她的话。尤其是孙善，伙着一群朋友整天在外面混，不好好读书且不说，连家都少回呢！

唯一不让她忧心的是总陪着她的孙良。

她知道别人对孙良的批评，甚至弟妹对孙良的嘲笑，但她一直认为温顺的孙良才是最好的孩子，或者这是母亲的偏见吧！

孙良已是一个瘦高、漂亮的年轻人了。中学毕了业，他想找份事情来做，免得妈妈那么辛苦，还要受二房、三房、四房的冷嘲热讽。但是，妈妈怎么都不肯。

“高中毕业能做什么？充其量当一个小职员。”妈妈摇头。“我不要你一辈子这么默默无闻的埋没了，我要你有出息，有前途，替我争口气！”

争口气，想来这是妈妈的全部心愿吧！为了这三个字，孙良不敢和妈妈争论，默默接受了妈妈的安排，大热天里，他预备考大学的功课。

孙善又不在家。上学时他已如此，现在放暑假，他就更名正言顺的出去玩了。

小青和几个堂兄妹在门前玩耍。这个小女孩，明知自己是被欺负的对象，明知没有人会在争执中帮她，她仍要和那些孩子一起玩。她年纪小，记不住那些堂兄妹间的仇恨，只要有人跟她玩，受点欺负也就忍了。

是个安静的下午。

孙良一边挥着扇子，一边在看范氏大代数。妈妈在一旁做针线。突然之间，屋外传来一阵刺耳又惊人的哭叫声。是小青吗？侧耳倾听，不像，倒像二房里的幺妹。

幺妹只有七岁，是二叔的独女，也是二叔最宠、最宝贝的女儿。平日，她已恃宠而骄，又任性又跋扈，明知天上的月亮摘不到，也不许别人对她摇头。而且，小小的年纪却不知从哪里学来